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

卷四三之卷四四  
二十一 年

卷之四

四庫全書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三

(三〇九四)國子監奏助教朱甯瀛等陳和夷之弊與睦鄰之策據呈代奏摺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管理國子監事務戶部尙書臣翁同龢等跪奏爲據呈代奏仰祈聖鑒事竊據臣監助教朱甯瀛孫汝漳學正吳傳綺高凌雲王祖慶周濂徽李汝椿吳春鎔典簿包榮富筆帖式啓紳等呈稱中外交涉以來莫不我受其害而彼得其利土地財用其大端也我國家幅員之廣人民之衆雄駕歐洲外夷覬覦之私遂起英夷奪我緬甸且至香港法夷奪我安南俄夷奪我黑龍江北境至小之倭夷亦奪我琉球且侵削至於高麗以列祖創造之艱難四海藩封之廣大數十年間中朝屬國蕩然無存近乃駸駸至於內地皆當日緬甸安南琉球之失其流弊遂至於斯遼陽爲畿輔門戶臺灣實山海奧區此端一開將恐要挾羣起今日割一城明日割一省版圖有限尙何忍言此倭奴割地新約其弊又甚於失其藩封者也若夫天下之財賦皆生民之脂膏鴉片教堂各案償費西夷者彌千億萬其流弊遂至於兵費緣其兵費所起皆罷兵息戰以利撫卹之之謂倭奴狡謀逞欲駐兵威海我國以費給之養虎貽患固已乃當其戰也兵費由我出其不戰也兵費亦由我出值此沿海防兵餉項日絀欲自足

其兵尙恐不能而乃爲敵國養兵乎此倭奴養兵新約其弊又甚於兵費者也外夷謀利日甚通商之初未有碼頭繼乃與以租界與中國爭利洋貨所銷旣多土貨所銷自少必然之勢然尙未有改造土貨名目倭奴竟挾此以求欲舉中國商賈之利網羅殆盡實足以蹙生民之命此改造土貨其弊又甚於通商者也推歷來致弊之由其初二庸臣與夷交涉不能折衝於樽俎反藉外夷強大以上煩君父之憂朝廷宵旰焦勞本占帝王以大字小之義不得已俯爲俞允柔懷遠人用蘇民困由漸而漸遂我國日弱彼國日強其勢然歟今日之情形欲力除其害鑑從前款夷之弊垂將來睦鄰之策莫如以夷攻夷以夷款夷鼂錯曰以蠻夷攻蠻夷魏源曰以夷款夷是也通商口岸各國曾立碼頭者利益均之兵費多寡各國有成案者比例償之割地養兵各國無成案者一切罷之兵費則樞臣使臣酌量撫卹之通商則總督巡撫度地籌畫之如此則睦鄰之道可行之而無弊萬一各國或有兵端戰而勝也爲上策或偶不勝也守中策亦可以自安今日條約則誠下策矣皇上乾剛獨斷自有權衡芻蕘之言猶有可採助教等供職成均恭讀欽定國子監則例入監讀書者有俄羅斯學琉球學今皆抗衡中土不入朝貢久矣踐土食毛不敢安於緘默且趨公日久都門掌故亦習聞之庚申之役兵入京畿其時天下困於髮逆然英兩次兵費並煙款止二千萬法八百

萬退出煙台天津舟山甯波慈谿鼓浪嶼等地倭奴所及不及英法十分之四而條約數倍於昔今日天下之安危視庚申何如倭奴之強弱又視英法何如哉特陳從前和夷之弊與後日睦鄰之策等語呈請代奏前來臣等查閱該助教等所陳係爲時務緊要起見不敢墜於上聞謹據呈代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管理國子監事務戶部尙書臣翁同龢祭酒臣薩廉祭酒臣陸潤庠司業臣瑞洵司業臣多歡（感冒）司業臣吳樹梅

（三〇九五）內閣學士祥霖奏倭寇約條斷難曲從請飭會議以挽危局摺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奴才宗室祥霖跪奏爲疆臣與倭寇商定要挾各約條斷難曲從請飭會議以挽危局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自倭寇無端肆逆始因疆臣李鴻章惡戰主和所派前敵均不實力以致失船棄械任其橫行海面奪我險隘據我遼東竟使我軍無如之何不得不有議和之舉爲今議和本係我皇上愛惜民生保安宗社以待養兵籌餉再圖恢復於將來當此無已之時亦權爲良策無如所議約條倭寇之要挾太甚就奴才所聞言之其

勒索之款爲數過多且展轉盤剝靡所底止是竭我之財而國家之用度無望矣其強制之地均關緊要且另據險隘任彼駐兵是扼我之吭而人心之奮起無望矣其筦攝軍裝使我徒手且禁止購買他國軍火是縛我之肢體而大局之恢復無望矣其將各省土貨概行改爲洋貨而天下之利權自彼操之天下之生機自彼制之是盡攫我國家上下之精華而欲元氣之少復無望矣所有索定各條相傳猶不止此總之千方百計無非肆彼凶殘絕我命脈若一曲從其如宗廟社稷何哉其如天下人民何哉而李鴻章悍然不顧竟與倭寇妄行議定約條且聞其盛稱倭寇兵威迫脅我皇上卽爲批准若然則李鴻章成何臣哉無怪乎人言嘖嘖也奴才愚昧之見惟願我皇上深念列聖創守之艱宗社付託之重與夫天下人民之不可盡汙於賊勿墮李鴻章與倭寇逆謀之中將伊等商定要挾各約條宣示在廷王貝勒等及大小九卿翰詹科道飭令從長議奏並通示各直省文武大吏及各路前敵統兵大臣作其義憤動其忠誠俾各激勵衆心整飭戰具以備逆謀不遂復肆猖獗則轉機可望矣奴才爲力挽危局起見謹披瀝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國子監祭酒奴才薩廉跪奏爲敬陳管見事竊奴才祖父世受國恩當此時事多艱苟有一知半解何敢自安緘默敬擬三策爲我皇上陳之一曰擇賢自倭人犯順以來虛糜帑項何止數百萬金而節節潰敗豈眞兵不用命乎將帥不得其人耳李鴻章籌餉練兵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大半瞻徇同鄉情面爲私計不爲公計宜有此敗早在聖明洞鑒之中然時局雖爲其敗壞若重加整頓事尙可爲以奴才所知除宋慶依克唐阿董福祥外尙有宋得勝馬玉崑長順唐仁廉余虎恩魏光燾李光久郭寶昌曹克忠熊鐵生等皆能征慣戰之士使之聯絡而前各領一軍彼此救應用紮地營法禦其鎗礮得力則戰否則扼要而守移山東巡撫李秉衡以督率之彼若分兵以擾山東我亦分兵而禦之且併力以攻其虛弱之處不使潰敗難振之淮軍濫竽充數則軍事必有轉機矣一曰持久奴才聞倭人借英債及國債數千百萬力已難償不得已而欲取償於中國若與以重資正中其計且此次所擬約章償款過重今若與以兵費將各國從而效尤皆用重資募兵以攻我其費皆出於我是我欲弭禍而反以召禍也我惟不給一文使彼兵餉一無所出持之日久勢必難支其潰可立待矣一曰紂和夫所謂和者彼此罷兵同歸於好返我侵地卽使議費亦不能多今脅償款至二萬萬又不退還遼陽南境侵地且欲索去未失之臺灣此歷來未有之事駭人聽聞恐將來俄

不平出而干預英雖不言而已隱有保護臺灣之意際此權勢兩窮之時宜以蘇張之說游說  
既而起者士耳其之役英法俄且分裂其土矣茲以立心海陸相通十有餘國孰不耽  
權利盡界之倭度非俄之所願臺灣逼近香港英入亦必生心黑龍兩江與彼共之以中國  
咸豐十年當英法增約之際英法當英法增約之際英法當英法增約之際英法當英法增約之際  
禁既開西人皆協以謀我有利均害之德與我交誼尚厚素猜嫌俄人則喜因利乘便  
缺譯署之階梯無能宣揚德意深悉洋情如崔國因汪鳳藻等之謬妄久在聖明洞鑒矣海  
締邦交一旦有事而仍視同秦越不能相助為理者使臣貪鄙者多率視此差為聚財之優  
摺仰祈聖鑒事竊維歐洲大局殊艱戰國遠交近攻貴全勢邇年簡命使臣持節各國藉  
國子監司業奴才瑞洵跪奏為時局艱難宜藉外援以資臂助請派大員專辦俾昭重恭  
摺  
九  
七  
七  
九  
○  
二  
三  
國子監司業奴才瑞洵跪奏為時局艱難宜藉外援以資臂助摺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  
奏  
管見所及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奏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  
和適為啓覺之媒也我惟立意主戰聯和議庶將士皆知朝廷意在自莫敢不盡力  
法英各大國從而效之俄則指新疆以索款法則指雲貴以索款我欲了事適以滋事是其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

說列邦使其自保利權卽以鞏固中國此實今日自存之大關鍵倭之所以得志於我者卽在善交友邦我卽用其道而制之必不致轉受其累將來律例政事略爲修改各國且必視爲同類而歸入公法之中則一切洋務從此皆有辦法去年九月奴才會經密奏聯絡英德以爲外援實已早見及此爲今之計無論和戰皆非藉重各國之力不克有濟似應速與商訂密約卽使許以利益資其協助救目前之急亦自無妨伏懇特派明幹大臣專辦此事毋徒以一問一答了結務期有成庶藉以扶持時局實宗社安全之至計奴才不勝大願謹恭摺上陳伏祈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三〇九八)署臺灣巡撫唐景崧來電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到  
電報檔

密臺之存亡視批約准否存亡各有辦法購械陸續收到無臺不必運臺有臺則宜備戰全臺鹽務北路收外來鹽中路領運南鹽南路購鹽皆在此時備一年之食成本甚鉅無臺則三路俱應停辦有臺宜趁此時辦理遇此風勢不順運購兩窮民變日起搶劫鹽館厘金衙署假名字者不一而足遷怒于友與洋人旂號游勇屢槍擊英兵輪入口舢板幸未傷人各國洋人用水師在岸自衛恐不免殺戮事正氣一洩邪氣全來再遲時日雖有臺不可救藥

矣批約是本月初八日抑十四日務乞密示消息以便豫籌景崧肅庚

(三〇九九)出使大臣許景澄來電一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到  
電報報

頃羅拔云聞中國擬將償費借付日本此事俄國戶部已籌良策有益中國預備詢商乃聞欲向不肯合勸之英國商借頗覺詫異特請代達國家應先商俄國方見交誼澄因德亦注此探詢俄意是否三國同辦彼云須候中國復信當再詳告等語俄有此請同一息借正可藉以聯絡且較洋僧經辦費用可減擬請鈞署告以息借辦法詢彼何策並酌留德法地步英銀行所商擬請緩定以免嫌衅事關邦交離合迅候示遵德主出游國電尙未得遞澄陽

(三二一〇〇)出使大臣許景澄來電二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到  
電報報

密遵晤羅拔據稱國電已遞俄主亦以批准發往候信再定換否爲便並已電喀又悉日本外務副卿卽日赴神戶見日主籌妥卽覆意尙相近等語澄陽

(三二一〇一)欽差大臣劉坤一來電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到  
電報報

東電奉旨慮及和議不成則倭必北犯遼瀋西犯京畿等因當以石山站爲遼瀋後路甯錦要隘電商宋慶安爲布置茲准電復該軍現駐大凌河西東鉅遼瀋西鉅關津均遠緩不濟急重東則速宜東進重西亦速宜西移免致兩誤並稱分駐石山站與閭陽驛之嵩銘兩軍均不可靠此際又無隊可撥應否調夏銘俞軍回紮大凌河西爲遼錦應援慶自率毅軍再度凌東力扼石山站屬坤電奏請旨飭遵查東西兩路均關緊要現倭大股復聚海蓋趕挖長壕多添礮臺與前情形不同該軍究應如何扼要駐紮據情轉陳乞代奏坤一虞

(三二〇二)發李鴻章電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電報

密紅現奉派伍廷芳聯芳赴烟臺換約應刊給關防其文曰大清欽差換約大臣關防共十字本署刊辦不及請由貴大臣飭送交屆時鈐用伍卽日來津公義船請飭在攔江沙外相候青

(三二〇三)諭旨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洋務檔

奉旨著添派三品銜升用道聯芳與伍廷芳同往煙台換約欽此四月初九日

勢絕不能持久中國卽再用兵一二年東南財賦所入猶可堵拄何至齎之鉅費奉之與  
金以資敵不如此以餉兵何兵不可練以練此結鄰何鄰不交且聞彼國行用紙幣鉅債疊  
亡坐而坐而亡孰與伐之今日之勢則猶有轉之機和則恐成浸弱之勢與其擲二萬萬  
今日之徵兵調將聯數十萬之衆與之角戰而不能矣昔漢臣葛亮有言不伐賊王業亦  
其旦夕所能圖惟假和之一術以懈我天下之兵竭我天下之財一旦以片言渝盟卽再如  
手而成立亡之勢揆其用心很毒是卽金源宋之故智彼亦明知不出十年財殫力竭非  
各創設機器製以奪我中國之利索權使我無以籌餉以練兵不出十年財殫力竭非  
之遠尤爲萬國公法所不容其尤甚者臺灣以據全海之關鍵通長江以擅東南之利益  
至二萬萬兩之多已爲歷來和約所未有割地則由鴨綠江至東營口東至黃海二千餘里  
而繫人心恭摺仰祈聖鑒事奴才竊聞三月二十三日李鴻章與日本所議條款賠給兵費  
籌聯關內諸軍預備攻剿情形伏求皇上飭下廷臣同會議停止馬關約款以維大局  
總統皖軍福建陸路提督奴才程文炳跪奏爲和議萬難曲從戰守俱已有備並陳奴才現  
到

區盡畀以天下之利權全予以江海之門戶此約一成不但京師無以立足遼瀋不能庇根竊恐各國從此輕量朝廷紛紛效尤各索其所近之疆土五裂四分天下事將不可問矣且奉邊爲開國龍興之地臺灣爲中葉力闢之區得之百戰棄之片言上恫祖宗在天之靈下阻四海臣民之氣人心一去誰與戰守聞臺民哭聲震地凡有血氣莫不痛心我皇上英武聖明亦萬萬不忍爲此奴才微聞和約尙有二端其玩中國如股掌視中國若附庸內而廷臣外而疆吏下至閭閻婦孺外至交睦友邦無不眦裂齟齬穿翹首而望皇上之一怒李鴻章雖已畫押我皇上聰明獨斷亦萬萬不忍聽此議者或謂和局一裂彼若由津沽內犯震動京師誰執其咎奴才竊觀彼之行師皆於沿海水陸相依猶未敢深入腹地其兵號稱十二萬人然計其留備高麗奉邊及分守所得各口岸外卽以全力入犯亦不過二三萬人奴才與董福祥曹克忠聶士成等所部九十餘營數近五萬合之防口諸軍關內已不下七八萬人劉坤一總持內外謀略優長奴才前赴榆關與之籌議一晝夜竊以天津西南兩面入夏水漲一片沮洳惟樂亭蘆台一帶地勢寬展將來恐彼由此登岸趨永平大路而赴通州如有警報奴才卽由張灣渡河會合董福祥一軍向前迎擊劉坤一亦督關內各軍自後追剿四面兜擊或可一鼓聚殲若由津沽而入曹克忠現駐小站聶士成現駐蘆台兩軍左右包

抄奴才亦與董福祥攔頭迎擊仰託主上洪福如獲一二大捷挫退凶鋒則軍事不難立轉京師自然謐安奴才卽擬請旨出關節節進剿倘有不利奴才惟當粉身碎骨一死以報國家竊計津沽山海關距京皆尙數百里之遙彼時卽鑾輅西巡暫爲狄泉出居之謀徐圖靈武恢復之計以勢揆之猶爲未晚况我朝深仁厚澤二百餘年卽萬一不幸至此列土疆臣天下義士亦必投袂而赴敵卽目前臺灣之舉四海人心已可概見若此時和約一成人心立渙不數年間海內財盡天下騷然欲求如南宋東晉之局亦不得安枕之日矣奴才駐軍畿東數月以來講求洋操槍械現已足用陣式亦均熟嫻復以軍律申嚴士卒以忠義激發將領聞敵人如此恣睢無不椎胸流涕忠憤勃然觀其志氣當可一戰董福祥曹克忠聶士成以及宋朝儒牛師韓李永芳馬心勝等亦皆忠勇宿將奴才與之聯絡籌商志氣投合關外遼陽以西錦州以南有宋慶依克唐阿長順等軍尙可支持長江爲餉源所關運道所繫應請飭下張之洞督率諸軍力籌堵禦觀其構釁將及一年所得亦僅奉邊七八州縣餉絀兵分已有外強中乾之勢故彼之計利在脅和以困我我之計反在持久以弊彼也奴才身統重兵受恩深重國家安危存亡爭此數日萬不敢避斧鉞之誅苟安緘默伏求皇上飭下王大臣六部九卿公同會議罷廢李鴻章所訂條約仿中俄改約之例另遣使臣重訂和議

如其不從惟有一戰壹意堅持始終不衰國事庶終有轉圜之日天下幸甚宗社幸甚奴才  
不勝憤懣迫切悚惶待命之至再此摺係用奴才行營關防合併聲明謹奏光緒二十一年  
四月初八日

(三二〇五)戶科掌印給事中洪良品奏參倖和致敗之劉坤一摺

光緒二十一年  
四月初十日

四品銜戶科掌印給事中稽察西倉臣洪良品跪奏爲湘軍可用實情諸將請戰阻和督師  
倖和致敗謹據實參劾懇請罷和主戰以順人心而伸天討恭摺仰祈聖鑒事夫兵之利鈍  
繫乎將帥湘軍名聞天下從前戰無不勝皆以督師得力此次牛莊之敗聞由劉坤一擁兵  
不救所致先是宋慶與長順依克唐阿力攻海蓋二城倭度威海所留朝鮮兵三千人堅伏  
不出迨吳大澂率湘軍暨吳元凱礮隊至十三站調關內余虎恩熊鐵生兩軍合勦劉坤一  
概不允從吳大澂又遣營務處黃自元面陳利害劉坤一決意不准調往前敵及賊來益衆  
魏光燾李光玖奮力與戰又擁軍不肯救援蓋劉坤一年踰七十煙癮過大關內擁兵七八  
十營祇以自衛軍中有二弁是其向日監奴倚爲心腹招權納賄惟命是從以致營務廢弛  
朝廷方冀其能用湘軍而無如湘軍可用彼竟置之不用也如李光玖力戰身受多傷猶能

(三二〇五)附件一 洪良品請罷和備戰片

此不避嫌怨據實直陳不勝迫切哀懇之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光緒廿一年四月初十日  
凡此所陳皆係軍中人員目擊情形衆口同詞非傳聞難信者比請朝廷立賜查辦臣爲  
一乃與李鴻章通同一氣貽國大患實負南北洋委任如不急加裁汰則宗社之危亡立至  
光釐著稱宿將前爲新疆司名位崇若督師無人亦可暫代其任倭寇如此鴟張劉坤  
湘軍聯絡故畀以督師重任不知軍旅大事有關係宗社安危豈可付諸衰頹庸懦之輩耶魏  
不能身終其事延頸望和而狡猾窺覷更不更換蓋渠素不能軍自知年力已衰兼有嗜好  
處求換得力者與守劉左右受賄爲邀款之邀樂享和議言之痛苦涕零至再至三劉坤一謂  
無益恐礙議和全局顧和款之邀求復求等語李鴻章魏光燾如魏光燾等告勇願當前敵劉坤一謂  
不許諸統將如魏光燾等復求等語李鴻章魏光燾等告勇願當前敵劉坤一謂抑而  
內外傳聞數千見諸邸鈔者有敗無勝其設心皆爲冀和完事早卸已責起見前日關  
九次殺倭中大會奪其寶刀及所失數十尊而未聞奏報計自去冬以來官軍亦戰勝十八

再開倭賊起事之初其國亦有議政三院議定迺戰今彼以償費割地等款嘗試事關大局與亡宜照俄約舊例發交外廷公議方無貽誤乃薄海久已周知轉於耳目近習之臣深加避諱且限期迫促直是有意朦朧和戰大事彼尙如此慎重必欲我草草應之此皆奸宄串通用以脅制朝廷者請勿墮其術中不思每年五千萬金能從何處撥給臺灣各地百戰所得者便輕與一擲將來有無後患全不計及天下有如此處事耶此時關內外尙有二十萬人與之抵敵並非兵臨城下危在旦夕乃爲此限期和約一似迫不及待者其種種欺肆情形灼然可見請皇上乾綱獨斷立作罷論速電知諸將各自備戰誓勿言和以舒臣民之憤而作將士之氣宗社幸甚微臣幸甚伏乞聖鑒謹奏

(三二〇六)陝西道監察御史恩溥等奏和款尙未定議防禦亟宜籌維摺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十日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臣恩溥等跪奏爲和款尙未定議防禦亟宜籌維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自倭逆尋衅以來朝廷因李鴻章素能見信於各國意常在和而不在戰凡失守城池臨敵退縮各員弁從未遵旨嚴懲其意以爲不如是則和不成也此次皇上因材器使畀以全權